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七

齋藤正謙有終著 門人中內惇編次

南游志

余夙聞熊野之勝。魂飛神逝者久矣。十餘年前。紀府小浦來青。以郡官來住松阪。以文字納交於余。郵筒往來。殆無虛月。及昇遷歸本府。數寄書勸余南游。余欲往從之。道阻且遠。又有疾病事故礙之。久之不能決焉。今茲庚申春初。又有書來促余。感其意。乃決計。戒門生岡崎靖共。勢之龜山人神吉匪躬。筑之秋月人畫僧雲樵。伊賀人及一奴。欲以上已後發輒。

中內惇曰一路上到處土人送迎切

待及請謁者甚衆
亦可以想見先生
晚年盛名震世矣

三月四日朝發津。至雲津。送者十餘人。門人松浦道
壽邀入其家。憇飲。晚趨松阪。松阪吏目龜井有常。亦
爲舊門生。約此行爲鄉導。遣其子才太迎於途。有常
亦繼至。導上環翠亭宿焉。憶余嘗導我藩郡宰戶波
宗親等。會來青於此亭。款留竟日。結鄰邦之好。當時
余賦一律。紀所遇。書以與主人。裝飾爲幅。揭在壁間。
屈指已九年矣。

五日赴夏目

源次郎

郡宰之宴。嚮者來青之將歸。與田

九郡宰淺板某

仁左衛門

來修前好。宗親等邀之。設宴於

烏洲酒樓。余亦往會之。後夏目代來青。任松阪郡宰。

惇曰。往時兩藩隣
好不好及先生爲
郡宰然後始結善
隣之誼。其所以眷

卷者為典故也

與白子郡宰瀧本某

源三郎

來會宗親等於烏洲。又修

前好。余又與焉。今日招飲。善隣之誼益厚。

六日。早發松阪。過大河內。路傍有一大邱。為北畑氏

舊墟。嘗登游記之。至大石。午飢旅亭。屋後有魚獄。獄

中之魚。皆網前溪所獲。噉喁浮出。擇取其大者。

字具比漢

名挑花魚割以為炙。鮮美可口。夜宿七日市。

七日。踰高見嶺。嶺界勢和。神武帝之東征。向孔舍衙

阪。

衙或誤作衛。今為暗嶺。

軍不利。乃轉經紀國。向伊勢。由此嶺

入大和。

按孔舍衙之敗。帝以為我日神之裔。不可向日征。當背日戰。轉經泉紀。得八咫鳥導。向伊

勢。故御製中有神風伊勢之語。或以為由熊。擊破八野。入吉野者非。本居氏古事記傳之說。可從。

惇曰先生精於國典此條是其一斑

十梟帥於國見丘。

按國見在高見南。山勢相連。谷川氏日本記通證謂國見在勢伊之

界伊賀見村上方。余遍檢國誌。無所謂伊賀見村者。且勢之界伊處。與國見相距數里。帝之至伊。史亦無其明文。此說不可從。遂平諸醜。奠都中土。是嶺寔為皇業創基

之地。撫古慨然。晚宿鷺家驛。

八日。過龍門村。盛衰記所載源義朝妾常盤携三兒。

逃難奔投龍門里。即此。上市豪商藤田氏。

喜兵衛

聞余

游涉。遣其人來迎。主人之子某。嘗訪余津城。聞余有

南游之志。請便道過訪。余許之。及至。不見某。問之。主

人垂淚言。兒待先生久。客冬俄得疾下世。余聞之。潛

然歎。人世無常。某母及婦。見余絮話。如舊相識。遂延

余及從侶於樓上饗之。樓甚華潔。臨芳野川。綠淨拭
目。侑飲以兩鱖。甚美。小雅所云嘉魚。杜詩所云丙穴
魚。並謂此魚也。此魚為芳野名產。他邦所稀。但諸州
溪澗中或產兩子。幾旬謂兩子關東謂也未免亦為佳品。亞嘉魚。
故漢名曰似嘉魚。樓舊無名。主人請余命之。余以其
面脊山負妹山。命曰鳳凰樓。書扁與之。

九日。朝辭藤田氏。經六田諸村。上宇野嶺。見和中諸
山於雲烟間。並為舊游跡。為從侶一一指點。抵五條。
人烟稠密。代官行館在焉。過真乳山。山下一川為和
紀之界。宿橋本驛。

十日買舟下紀川。即為芳野川下流。行望高野山。雨
後蒼翠如沐。數里過一島。多豫章。是為舟岡山。左右
岸上。兩岡隔水對峙。實為妹脊山。上市及和歌浦。並
又有妹脊山。蓋妹脊為夫婦之義。故古人或遇兩山
對峙者。輒被以此名歟。但古歌所咏屬此地。萬葉集
可徵。又行一餉時。望見麗譙於雲間。是為和歌府城。
猶相距里許。府下倉田伯成朝太郎嘗游學於吾津。此
日以來青之命來迎。俱坐舟而下。經數橋抵城門下。
上岸。即為本町。宿於逆旅。即夜來青拉松平春峰三郎
來見。飲至夜半。約明日招飲而去。

十一日。赴小浦氏之約。庭中櫻花爛開。掩映池水。猶

如鏡中美人。艷麗無比。共坐幄亭賞之。相會者。松平

魯峰

九郎左衛門

以下數人。歡飲至晚。移坐堂上。醉筆揮

灑。雲烟滿座。魯峰為春峰之父。嘗任勢州奉行。寓松阪。今為寺社奉行。歸住本府。

十二日。余患腹瀉。在寓消息。嚮踰高見嶺。山中有雪。

寒甚。覺腹痛。至今不全痊。飲醫士鈴木某

貞輔藥。此日

從者請往觀和歌浦。許之。賴子成嘗為余談天下名

勝。言和歌浦雖有明光之稱。頗為平平。且余聞本地

人說。明光之勝從紀三井寺望見為佳。近日南行。將

經三井。故余不恨缺今日之游也。

十三日。魯峰招飲。余病稍減。乃與來青赴之。會者數人。皆文苑之士。亦為雅集。

十四日。夜詣小浦氏。度支大橋某

忠右衛門

來。亦嘗在伊

勢。為白子郡宰。與談經濟事務。至夜半。

十五日。丹州久野大夫求見。從來青詣其邸。大夫以伊勢田丸主城。食一萬石。遣其臣隸代治焉。身在本府執事。篤好文學。施之有政。鬱然為一國之望。紀之為故國。非有大臣之謂也耶。大夫命設宴於茶寮。見請。酒美茶香。飲喫至半夜辭去。此夜月明。與來青吟

步街上抵寓。

十六日。將以明早辭府下。來青及向笠。三之大橋。忠

衛川井。豹等。九十餘人來辭。本府之士。大

門藏。茵田彦太郎

抵為新識。但淺板郡宰為舊相識。遇其病。不得相見。為可恨也。

十七日。早發。伯成送出郊門。一里登紀三井寺。堂宇

宏麗。安十一面觀音。香客陸續來賽。堂前有傑閣架

崖。憑欄俯瞰。和歌浦玉津島諸勝近在目睫。山水明

媚。秀色可餐。浦島之名字內。終不誣也。子成之游。蓋

不至此間。故不滿於和歌之勝也。不然。子成明眼之

惇曰八字括盡浦島兩勝

惇曰山陽之不滿
於歌浦經先生一
筆遂成十載佳話

士何獨不知此為佳山水耶。所謂身在廬山中不知其真面目者歟。客有識當時之事者。謂子成非不至此間。聞此寺藏古畫幅。與野呂介石特來觀。無可其意者。子成悵然悔來。是既不滿於假山水。遂併真山水唾棄之耳。出後門下磴。得旗亭而入。春峯與其僮人先來待焉。是日魯峯來。青有出餞之設。阻事不果。使春峯代來。發行厨餞。余余感其意。盡醉別去。行上藤白嶺。輿中望見阿淡諸島。愈上。攝播諸山縹渺現出於碧琉璃上。比三井更為大觀。嶺已盡。遇一峻阪。曰蕪阪。石芒嚙足。險更甚。降渡一水。曰在田川。又踰

惇曰先生學主經
濟傍及物產故兩
鱗樹則考證之
橘林桂林則津津
乎言其富盛此數
事在先生雖屬其
緒餘亦可以見其
留意於有用之學
矣

絲賀保津二嶺。此間屬在田郡。少稻田。土民種橘為
生。蒼翠滿目。無山無谷。非橘翠。紀國之橘為地方名
產。世所徧識也。大史公以為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
等千戶侯。在田橘樹之夥。不知可封幾千戶侯。我茶
磨山莊。近亦種橘樹十株。行詢之土人。詳其培養之
法。記之而去。晚宿湯淺。距栖原可半里。故人菊池士
固居在焉。士固別號溪琴。詩名噪世。又好講武。奇士
也。遣靖共訪問之。約明日來訪。

十八日。在湯淺。湯淺瀕海。舟舶輻湊。人戶二千餘。為
紀中好港。旅店臨港。有扁曰古碧樓。曉起揭簾。烟消。

日出。海山縹緲。處處有款乃之聲。柳州詩興可想。飯訖。率從侶步到岸上。刈藻島當前。有一竅通明。頗奇。沿岸到廣村。人烟亦稠。甲寅海嘯之變。屋毀壞未盡復。午後。士固拉詩僧冷雲栖原人畫師黃仲章出雲人來。張宴談論。約明日。日下而罷。

十九日。冷雲來迎。詣菊池氏。主人設床於庭中。延余及從侶。泉石幽麗。櫻花盛開。掩映其上。啜茗顧盼。吟賞者久之。還登堂。堂宇高敞。濱口某從廣村來會。雅飲竟日。雲南雲樵作畫。余亦醉揮數紙。主人多藏古名刀。請觀之。燈下發匣出示。寒氷凜然。一坐傳觀。有

惲曰引杜詩巧妙
景況如見興趣可
想

飲時山月未升。庭下泉聲益幽。杜詩所謂暗水流花
徑。春星帶草堂。為此夜景況。所謂檢書燒燭短。看劍
引盃長。為此夜興趣。與千餘年前左氏夜宴所遇正
同。見燭跋而散。

二十日。早踰鹿脊嶺。險甚。地已屬日高郡。橘林盡而
桂林來。桂之多以谷量。不讓在田之橘。採為藥材。送
於京阪。亦山中經濟也。歷原谷。至吉田。有八幡祠。壯
麗。至鐘卷村。江川大里。正瀨見善水。彦左衛門令其外弟

小池甚七。鹽埒理一來迎。導上道成寺。寺大寶中藤
原道成奉勅營造。已成。以其名命之。經千有餘年。堂

宇古朴。佛像諸物並有古色。庭多缺瓦。蓋上世之物。拾數片寘歸裝中。世傳延喜中。本地處女悅旅僧顏。色挑之。僧給女逃去。女忿恚。化蛇逐之。僧窘急。奔入此寺乞救。道侶伏之大鐘內。蛇至以尾糾纏數匝。鐘鎔僧死。謠曲及院本並皆演之。固為荒唐之談。然元享釋書已載其事。此寺所傳古畫亦有其圖。為世人口實久矣。堂傍有大櫻樹。為數百年物。花已殘。其傍又有一樹稍小。蓋為晚櫻。花正盛開。僧設榻樹下。供茶糕。休歇良久而去。渡日高川。入江川村。瀨見父子出迎。延於堂上。卮酒款待。適腹疾復動。辭宴早寢。

惇曰惇嘗在先生
座側把玩二石信
如此文所狀今也
石存而人不在噫

二十一日。主人又設宴。余病已愈。乃傾數盞。神旺揮
灑數紙。欲去。主人懇懇挽留。又有常中酒不能起。遂
復留宿。主人能和歌。子弟亦皆解韻事。有都人士之
風。

二十二日。辭瀨見氏。主人贐以一盆山。色蒼黑。一拳
之大有九峯。甚可愛玩。道古屋谷所產。古屋在紀中。
其石名天下。余嘗獲一座於小浦氏。色如精鐵。頗大。
有雙峰。亦為異觀。今得此石。併雙美。余之喜何如哉。
理一及其姪某。善水嫡子携具。送到印南。共飲于旗亭。別
去。抵南部。里正山內保輔。置酒屈留。遂宿焉。田邊流

寓儒生陰山吉朗。携日下並水二小生來見。後見大里正日

下某於周參見。為日下生之兄。宿安居士豪並木貞藏家。為並木生之父。

二十三日。朝冒雨赴田邊。吉朗及兩生步從。余輿中行。閱吉朗文稿。批之。吉朗江戶產。自言幼從學松崎慊堂。先生之詣慊堂。侍執食飲。余與慊堂屢相往來。應有此事。距今二十餘年。茫然不能記。午飯於旅店。雨晴。欲適湯崎。謀之主人。主人謂陸行山徑崎嶇。三里。舟行海上。僅一里餘耳。乃就舟。吉朗送余附載。兩生亦相送。畏風浪。至崖返去。此間為古歌所云風莫濱。然此日風勁浪怒。舟傾側欲覆者數。不一餉時到。

岸。岸邊細沙瑩白。號曰白良濱。亦入古歌。海中一島。半腹有竅。竅中依稀見行帆甚奇。涉山徑不半里。達湯崎。地有溫泉。故得此名。又舊有鉛坑。故一名鉛山。南海祇伯玉嘗謫居於此。選其勝概為七境。各有詩。附以小引。曰銀沙步。即謂白良濱。曰金液泉。即謂溫湯。曰芝雲石。在山上成靈芝狀。曰龍口巖。曰平草原。曰藥王林。曰行宮址。日已久。不能悉造觀。往浴溫湯。湯有數所。其最速者。涉海厓數千武。得一茅屋入焉。巖間湯湧。湛然一池。成天然石槽。坐一餉時。忘終日之勞。書記所載。齊明天智二帝浴牟漏溫泉。蓋此湯。

也。紀府儒士仁井田好古有碑詳之。還宿里正某氏出示伯玉手書七境詩卷。頗為可觀。

二十四日。早發。上高瀨山。非孔道。山徑茅塞。纔通一綫。榛荆礙輿不可行。土人又皆漁夫。不慣扛輿。乃捨輿步行。三里抵富田。從田邊到三山。有兩路。北由三栖入山路者。曰中邊地。香客皆就焉。南由富田沿海岸者。曰大邊地。除吏役土人外。少經過者。故無酒茶店。無逆旅家。就村長若土豪之家。辨宿食。午飢訖。渡富田川。村頗富庶。不愧地名。有草堂寺。殿閣頗壯。上富田嶺。險殊甚。三里入麓。有水簾頗壯。流為澗水。沿

路迴繞。或左或右。揭厲三十餘處。得磧川。無復一滴水。蓋下為狀流也。又遇一峻阪。阪下為安居谷。村長來迎。入宿土豪並木氏。主人通稱貞藏。家世業醫。其父七十餘。已告老。父子皆好文愛客。盃酒獻酬。意甚懇惻。使余殆忘為客旅人。嚮者在紀府。所飲皆土釀。及涉荒海之濱。酒皆美。蓋阪船所輸也。但地瀕大洋。所漁之魚雖鮮。不如府下裏海之美。

二十五日。早辭並木氏。渡日置川。上佛嶺。亦甚險峻。有婦人充役。擔兩箱重十餘貫。健勝男子。三里抵周參見。碧灣丹崖。匝以島嶼。舟舶湊於其內。民戶五百。

惇曰旅中有不滿
意事亦是一詬柄

郡官行署在焉。宰村上某助右衛門使人迎余。余乃造訪。其設盛饌於廳上。下吏交來勸飲。盡醉辭去。涉海岸。多奇巖。踰倒馬嶺長井阪。日逼虞淵。宿見老津漁家。屋甚矮陋。主從六人纔容膝。器皿又哨缺。寢食皆不安。

二十六日。早發。經山路。到江住。地土城某

四郎左衛門

迎

言。昨聞先生來臨。掃館相待。何不來宿。乃入憇於其家。堂宇清楚。飲膳亦潔。此地距見老津僅里許。晚途不努力。致昨夜煩冤。悔之無及。主人出示木實。名曰灣樹。比木槌子稍小。言所採於前島。余以為此可作

惇曰新入佳境

念珠灣樹。恐念珠之訛。嘗聞物產家以漢名鬼見愁者當之。未知是否。其樹灌木蔓生。非暖地不生。乃乞一掬。寘歸裝中。又聞紀中及薩州有榕樹。皆為暖地故也。柳子厚柳州二月詩云。榕葉滿庭鶯亂啼。記地異也。乃知紀薩風土畧與西土嶺南同。主人乞書。醉揮數紙。移時。此日好晴。海面風波不驚。乃謀舟行。急櫓三里。一霎時達江田。大里正浦某里正飯沼某。出迎款接。午飫訖。涉海岸。行撫好景。忽遇巨巖數十仞。當途而橫。望之疑無去路。及逼視。巖根拆裂。呀然成門。通人馬往來。過者竦然。至是已近三山。為境更奇。

序曰奇觀始於此

前路之勝可想。經二部二色兩嶺。晡時達串本。宿無量禪寺。殿堂宏麗。不類僻境。障壁皆貼應舉蘆雪之畫。人物動植並皆生動。二人之畫為院體。文士所不喜。然寫生精巧。越見筆力。寺僧供素饌。頃日飽葷腥。忽遇薯蕷羹虎杖菹等食。清澹可腸。庭間白躑躅正開。此地花候比日高。以西更早。比我鄉在二十日前。二十七日早發。過橋杭浦。浦口奇巖羅列三十餘座。如瑤簪。如玉笏。如圭之植。如魚之立。如倚天之劍。如書空之筆。不可悉狀。雖大小長短不同。亦皆拔地峭立。類西土所云砥柱者。土人名此浦為橋杭。杭即柱。

所名之意乃同。外有三島擁之。布帆行島巖之間。布置已妙。默綴又工。可謂天然好畫圖矣。昨暮鯨魚入近灣。漁夫發舸捕之。余在串本聞之。欲來觀。戒從者辨杖鞋。既而聞鯨蕩逸遁去。乃止。為可恨也。村吏來迎。沿古座溪北上。到古田村。入大里正橋。周圍輔之宅。宅在溪上。前對一島。其上峭壁碧樹。亦為佳境。主人延余。堂宇翼然。高出樹梢。把盃酬酢於水光山色中。甚有幽致。此行來青為余言古座川之勝。在九里峽之上。村上郡宰亦勸往觀。謀之主人。主人言。此溪之勝。以巨巖為最。相距三里。今日已未牌。請明日為

先導。

惇曰：溪流以下數句提綱。

二十八日。主人命泛兩舟於島前。與醫師玉川龍藏導余俱乘其一。使從者乘其一。並溯洄而上。溪流屈曲。舟行如窮。而復通。兩岸怪崑奇峯交迭去來。不暇應接。有山陰道上之想。主人道世稱九里峽之勝。以其當兩宮孔道也。此溪之奇。更在九里之上。但地甚偏僻。過觀者甚稀。故其名不甚顯。峯巒巖石未有名。其有名者亦土民所慣呼。不堪俚俗。願先生為撰往名命之。余一日之游不能悉其勝。試取其最可喜可駭者。擬議名之。未知當否。曰少女峯在南岸。笑顏媽。

惇曰：一經先生命名。古座之溪益成。

然有踴躍飛舞之態。謂昔有十七歲好女子。投身峯下。因呼十七嶽。甚不典雅。故改命云。曰鱸魚潭。在北岸重巖下。水成靛青色。主人道。土人往往網獲大鰻。有至長五六尺。重四五貫者。其小者猶不下三尺。尤屬異聞。故為撰此名。曰明月巖。在北岸。水清而駛。月落其上。浮金沈玉。好游者棹舟來。繞巖留賞。殆作瑤宮玉闕之想。故為撰此名。曰巨人巖。在南岸。岬岬如人著冠冕立。故為撰此名。曰玉筍峯。在北岸。拔地特立數十仞。碧尖指天。舊名飯盛。不甚相肖。故改命之。過立合村。則為藍瀨村。巨巖所在。望見漁夫棹過。

巖下視舟如芥。視人如豆。巖之大可知。及逼視如對

立山。使人駭極。問其高廣。謂高二百仞。橫三百步。周

迴里許。

植村氏本朝奇跡談。以為高七十五間。廣二百六十間。餘小原氏桃洞遺筆。以為高百十

間。廣二百四十間。二書有異。同如此。奇跡談高字下恐脫百字。余姑從土人之說。

一巖之高

且大如此。所未嘗見聞。享保中。植村某等奉台命。採

藥諸州。見此巖。謂為海內第一大石。想應然。巖舊無

名。但稱一枚石耳。余為撰其名曰齊雲巖。巖紫赤色。

又撰其一名曰賽赤壁。但蘇賦謂斷岸千尺。則知赤

壁非一全石。應讓此巖之奇也。對岸有一高峰。松杉

被巔。成雨點皴。似大米畫法。欲名之曰滴翠峰。可歟。

傳曰玉筍以上皆
先命名而後言狀

巨巖以下先言狀而後命名文法一變一巨巖命二名文法二變其次二條言欲名之曰某其可狀文法三變又其後條則以終日舟行情景押在命名中文法四變

停舟巖下。酌酒於碧嵐之間。左右顧盼。晷移數刻。乃命歸棹。順流而下。一瞬三里。日未沒。抵主人宅前。迴舟繞島。島北巖樹深邃。清瀨有聲。主人自言。遇盛暑。坐舟午睡於其下。快甚。余欲名之曰清暑島可歟。酈道元有云。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是為信安溪水言。余於此溪亦云。余發紀府以來。沿路川流見釣香魚者。其大不過二三寸。今日游此溪。見香魚上瀨。有長六七寸者。主人網獲數尾。製為酢。以侑飲。味濃厚。如我州五六月間所食。極暖之地。魚亦早長成歟。

惇曰須記昏黑二字而後讀三十日

條

惇曰聲震空中有神龍欲出之勢

二十九日辭橋爪氏。玉川生携行厨送到浦神村。雨甚。午憇於里正家。一醉告別就舟。渡裏海。中途風烈。不可舟。至下里村上岸。陸行經湯川。天滿等處。昏黑達那智山。投宿實法院。夜聞有聲殷殷震空中。蓋瀑聲也。余聞那瀑之勝久矣。私謂明旦得目擊。應慰平生之想。意興勃然。喜而不寐。

三十日快晴。早起揭簾。瀑布在前。心目俱醒。猶相距八町。自腰以下蔽林麓。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致。紀國一位老侯嘗來遊宿此院。親書天奇地靈四大字。賜於院主。院主裝飾為扁。揭於正殿楣上。朝食訖。辭

惇曰那智瀑是南
游第一壯觀庸手
記之不免極力形
容極力鋪張今先
生用筆簡勁以歷
歷數十字寫盡其
狀勝於他人千言
萬語可見其眼高
手辣矣

院。屈曲下阪。到瀑下。坐亭仰觀。瀑之全身盡露。如白
龍之倒垂到地。下遇巉巖。輒怒雷鳴。飛沫霏散。至四
五十步外。人衣盡濕。其壯且快。更勝素聞。但其下深
潭絕谷。不可逼視。見土人說。瀑長百四十仞。其頂徑
八仞。脚下怒張。有十五六仞之廣。天下談瀑布者。先
屈指於此。不亦宜乎。左折攀阪。至大悲閣。如意輪觀
音像在焉。西國三十二所觀音。以此寺為第一。紀三
井寺居第二。適大士啓龕。香客駢至。讚唱之聲不斷。
其上有那智廟。熊野三山之一也。與本新二宮同祀。
天七地五之神。瞻拜而去。上大雲鳥阪。號為熊中絕。

險。余憫驛夫之勞。捨輿步行。回顧瀑布為一匹飛練。搖曳雲際而下。亦為一奇觀。已而重巒層巘。不見曦影。抵嶺。忽豁然望雲帆於洋中。曰舟見嶺。山上有山。升而復下。四里抵小口村。日已斜。宿逆旅。

閏月朔。早發。步踰小雲鳥阪。險峻不讓大雲鳥。詰曲而上。朝霧始霽。余已行出木末。回顧僕從。猶在水濱。宛然身在老杜北征詩中。三里抵筌川。本宮神官竹坊大內藏。使其代官來迎。半里抵本宮。入憇於竹坊氏。主人迎接。有酒食之饗。大里正岩崎某伊右衛門來謁。前導半里餘。至湯峰。投宿旅店。日猶高。往坐溫湯。湯

悼曰木末水濱反
杜詩而同杜詩殊
妙

惇曰讀者猶覺偷快況浴者乎

惇曰解纜以下數句此亦提綱

槽數所有稱小栗湯者鎖戶不許闌入里正持鑰啓之使一行人入浴焉湯自山上來甚熱可熟穀米菜蔬傍有冷泉引而和之以筴相承灑作飛泉落槽中瀉頂顙拍肩背痛快已甚余連日蹶躄險路甚疲半日之浴肢體乃覺輕便醉後就枕一睡到曉

二日早辭湯峰到本宮入拜諸神廟廟宇壯麗三山有廟以本宮為始新宮次之那智又次之所祀皆同竊以為諸神中蓋以諾冊二尊為主其他天地諸尊並為客位如速玉男事解男軻愚突智諸命並為陪坐耳乃謀買舟下熊野川解纜巴潭湍激流駛兩岸

怪巖錯出。有一巖似佛軀者。立於西岸。問之。舟人曰。此為浮屠巖。此間巖石之皴。非折帶則斧劈。忽有攢峰駢立於東岸。獨作荷葉皴。清峭可喜。問之。曰。撞木山。山下出一大石。成卷軸之狀。曰。絹卷。但舟行迅疾。不得詳玩。到河合村。一水北來。曰。北山川。兩川相合。流益鉅。右顧見一大石。如僧人端坐。面目悉具。曰。達磨巖。過萬歲谷。老杉森列。杉盡處。得一飛泉。如長紳垂下。曰。曳布瀑。其南有兩級泉。曰。葵瀑。並在西岸。對岸有三級泉。曰。三重瀑。三瀑相望。清人心目。又其南一大巖立於西岸。曰。爐巖。巖上有一石。頭張脚斂。有

惇曰峽中奇觀亦不必讓於古座帳不煩先生一命其名也

惇曰古座漢以舟行情景插中間却引鄴道元語以為結束此條則置舟行情景於末以為結束文法變

兩石。尖長相對而立。土俗所云庖丁石。肉筋石者也。又有魚板石。骨石。肝石。並以形似名。名已俗。形亦不甚相類。魚板之側有一巨石。曰鐘巖。又未得其形容。峽中之勝。雖名於世。而地險遠。唯有香客經過。少士人游涉者。土民以賃目庸口。妄下標目。污巖泉石。為可惜焉。在舟中舉盃於山色灘聲間。右眄左顧。攬奇領勝。行大李將軍圖中。過川井村。則山舒水緩。為郭頤平遠圖。望新宮城於雲間。其下帆檣林立。須臾抵津口。從巴潭至此。九里八町。不半日而達焉。上岸日纔過午。飯於逆旅。往謁神廟。壯麗不讓本宮。出門左

惇曰徐福事本奇
無一考據

右數折。涉街里城郭間里許。詣飛鳥宮。宮中有一小祠。祀徐福。宮之東南田畝間有一碑。鐫秦徐福墓四大字。古來談者以熊野三山為蓬萊三山。但海內稱蓬萊者非一。富士。熱田。嚴島。併熊野為四所。就中熊野較為有據。按元吳萊有聽客話熊野徐市廟七言古詩。其首云。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插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芝老盡令人愁。見淵穎集。我明德中。僧絕海入明。謁太祖。太祖問以徐福事。海對以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艸雨餘肥。祇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太祖暢和云云。見蕉堅稿。據

惇曰雲樵善畫此
行受先生之命寓
諸勝真景以作十
數圖惇嘗觀之花
窟圖最妙然不及
此文之狀得更妙

此則熊野有徐福祠亦已久矣。

三日早渡津。五里餘抵有馬村。遇一層巖。高數十丈。循巖而行。得一華表而入。有石遮欄。為伊弉冉尊陵。號曰花窟。其前有軻愚突智命墓。曰王子窟。按日本書記謂。冉尊生火神軻愚突智。被灼而崩。葬於紀伊國熊野有馬村。土俗歲時以花祭。曰花窟。窟在巖根。巖面作髑髏皴。其巔狀甚奇異。如怒猊掀吻。其東側面。石韋被之。翠蒨可愛。蓋大古諸尊皆住天上。至諾冉二尊生國土。遂降居焉。人間有陵墓。實以此為始。萬古遺跡如神在。拜跪而去。此間地陡入洋海。高浪

蹴岸而至。過者往往為浪所卷去云。數町為木本浦。浦吏迎入其家。午飢焉。晚宿新鹿里。

四日。經狼阪及太郎次郎二嶺。並險峻。余屢下輿息。舁夫肩有婦人充役。頭戴行李。口含烟管。管卷木葉為之。熊中山民皆然。邊地陋俗可概知。到曾根里。里正西川愛助等迎饗於旗亭。一醉買舟。渡裏海里許。達三木里。陸行踰八鬼山。山掠人面起。疊石作阪。如梯青天。人言熊野險路以雲鳥八鬼為最。信然。過矢濱。望海口。數石筍植立波間。山如張吻欲吞。亦為奇景。沿灣至尾鷲宿焉。

五日。昧爽有常先辭去。促程還松阪。余亦繼發。經古
本船津等村。踰嶺凡七。每過一嶺。輒得一灣。巖崿島
嶼。每灣異趣。州中凡有九十九灣。嶺亦如之。路之險
境之奇。可知矣。三浦古里之間。洋中見火輪船。黑烟
衝空。望尾鷲灣。馳不知為何國舟。晚宿長島。

六日。早踰二鄉嶺。入伊勢。到野尻。謁瀧原宮。有巨杉
數百株。森鬱蔽天。白日為昏。渡宮川。川出州西大臺
山。山上有大浸。西流為芳野川。南流為熊野川。東流
卽為此川。並長三四十里。過三瀨。北烟黃門具教故
墟在焉。憶北烟氏以忠臣之裔。奕世顯赫。至黃門。遭

惇曰先生嘗著國
司記畧以詳北烟
氏事惇夙有刊行

之志而未果

時不淑。俄取殘滅。為之悽然。晚宿粟生村。

七日。經橋原。到相可。午飮於里正米倉氏。過射和大林五一及八幡社。司笠依能登等。携具從松阪來迎。過前部田。導入大里正石井氏別業。竹樹幽邃。有茶寮面郊。眺望亦佳。憇飲移時。莊應不讓辟彊園。余亦學王子猷。不見主人而去。有常來迎。到其廬。見其母妻。謝有常護行之勞。痛飲至夜。作還家之想。

八日。辭有常氏。還至雲津。兒格孫熙及門生僕隸輩。陸續來迎。憇於高茶屋。置軟脚盃。飲迎者。薄暮歸入山莊。此行從吾勢。經和州至紀府。五十里而近。從紀

府經熊野至吾勢。百里而遙。紀之與勢。邊疆相接。為隣邦。然地偏僻。而路險遠。從前吾藩之士。無作熊野之游者。游從吾黨始。余安得不記耶。

先生南游。實為一代壯游。此時先生年既六十。四猶能凌險阻。冒風浪。以歷覽諸勝。何其矍鑠也。及歸。又作此志。比之於少壯時。筆力愈盛。簡健奇拔。與紀國山水爭雄。可謂老氣橫九州矣。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 門人中內惇僭評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七終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八

齋藤正謙有終著 門人中內惇編次

南游志附錄

度高見嶺。嶺在國見岳北。為勢和之界。神武帝
入和州。蓋由此嶺云。

小浦青崖曰。叙事
明也。老筆乃然。一
結語簡而指深。
中內惇曰。沈麟豪
健。殆過老杜。
池內陶所曰。氣力
沈雄。格法安雅。眼
明而識老儼。然史
筆括盡神武。紀

天孫神且武。群雄從使令。西州已平定。東面討不庭。
蠢爾長髓彥。抗天勢暴橫。憑據孔陔險。毒箭殞皇兄。
天孫曰噫嘻。向日功難成。我實日神裔。唯當背日征。
繞紀轉向勢。神風送旆旌。高見與國見。兩山共崢嶸。
大石歷累卵。何敵不摧崩。

神風大石等語。
並見御製中。

梟帥皆授

森魯直曰儼然在天靈一句筆力萬鈞有此一結通篇活動添多少感慨陶所曰地名恰好所以有此佳作青崖曰梁川星巖常盤詩以奇警勝此篇以渾厚勝又曰轉結觀映特妙

陶所曰以三寶鳥標高野山也

首。巨魁巢窟傾。中土乃卜宅。皇威震八紘。歷世已踰百。率土奉王正。我行經此嶺。俯仰感中情。杞人休憂慮。儼然在天靈。

過龍門里。里在大和國宇陀郡。常盤抱牛若避難處。

滿天飛雪暗荒村。懷裡孤雛泣凍喧。他日蘄然見頭角。始知此地是龍門。

紀州舟中望高野山。

中流停棹揭輕篷。遙揖東林弔遠公。髣髴如聞三寶鳥。雨餘蒼翠落盃中。

妹脊山

儼然相對共凝妝。山有雌雄碧水傍。謠俗東西正相

似。小姑千歲嫁彭郎。

歐陽公歸田錄。江南有大小孤山。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

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云。彭郎小姑婿也。東坡詩。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和歌山

歌神有廟自風流。碧水紅橋繫桂舟。鐘鳴鼎食戶將

萬。亦是東南磊落州。

小浦來青後園雅集

同座春風裡。詩酒轉相親。識面有新舊。論心無主賓。

迎人花笑立。呼友鳥來馴。何異鄉園集。天涯作比隣。

陶所曰好典故湊合得天成

陶所曰大雅有情不落小巧

青崖曰詩亦風流

磊落和歌山竹枝

從前有能及此詩

者乎否

陶所曰風神好情

致尤好

青崖曰君子之言

霸如也

又曰先生老健好

游天涯比隣之語
為真詮然特於僕
發之非所敢當也
青崖曰規諷悃摯
贈言之義至矣
又曰以一木字縫
綴前後體裁闊而
針線密
陶所曰筆雄思厚
不僅藻采繽紛
又曰暫字多少苦
心

謁久野大夫席上賦呈。

經文緯武氣堂堂。大厦安危憑棟梁。故國豈唯有喬木。鬱然身繫萬民望。

紀三井寺。留別松平春峰倉田伯成。

碧水丹山却斷腸。旗亭別酒暫飛觴。他時何但憶佳境。更望美人天一方。

宿湯淺古碧樓。故人菊池士固會詩友處。

故人詩中識此樓。樓如舊識晚興留。海波漱灩一簾月。每伴故人詩酒游。

士固招飲

惇曰前聯沈着痛快

青崖曰遞讀闌放細讀纏綿大家之伎倆不期而然陶所曰健筆凌空音調清越

陶所曰語淡而思深

陶所曰一往情深

契濶十年心未灰。訪君遙到碧山隈。素封千戶木奴富。南面百城芸卷堆。花下同歎頭白盡。樽前相見眼青開。猶餘湖海豪風在。醉拔寶刀驚坐來。

道成寺

蕭寺千年據峻岡。埋沙缺瓦色猶蒼。春風好在老櫻樹。花撲客衣吹古香。

江川瀨見善水兄弟邀余宴集

庭櫻正屬艷陽辰。花映青樽酒幾巡。更有韡韡棣萼美。歡然共作一家春。

湯崎

一名鈴山。祇南海有鈴山七境。詩如銀沙步金液泉。皆其一也。

銀沙金液好詩料。芝石龍巖好畫材。天意謫降祗伯玉。彩毫寵賁勝區來。

安居谷題並木氏壁。

平生敦好只詩書。盃酒相邀耕讀餘。風化自成里仁美。何慙此地稱安居。

二部洞門

層巖當路表仙關。中有洞天通往還。織女雲車指征路。浮空紫翠是三山。

橋柱浦

天鍾靈氣在南維。石多於人怪且奇。非是狡獪非是

青崖曰漸入佳境
陶所曰讀之飄飄
欲仙

陶所曰氣魄渾潤
聲響震動莫大

家手筆

惇曰看亦二字使

得妥貼

又曰奇境奇想

陶所曰鑿翠流丹
其勝可想

青崖曰古座川之

勝摩詰詩畫恐不

能及

陶所曰意外奇想

未經人道

青崖曰此詩一出

巨巖益重於世虞

戲終古屹然立不移。石亦有心惡瀾狂。中流力作砥

柱障。石又有心憂天墜。上帝任作柱石寄。君不聞太

古天地洪荒初。採鍊曾遭女媧須。功成高拱補天手。

餘力來鎮炎海隅。

游古座川

攢峯峭壁迎還送。曲岸迴流窮復通。左顧右看忙應

接。舟行摩詰畫詩中。

藍瀨巨巖

峻壁插天奇更奇。奧區自少世人知。若將此石比人

物。莘野渭濱耕釣時。

仲翔云天下得一
知己足信哉

惇曰我挾一句何
等奇警

青崖曰游那智者
率大聲壯語勢激
大觀然終不能及
先生此詩起手甚
平易中段以聲蘇
句法畧形容瀑勢
至于末段自議論
感慨引入自家興
會筆力矯變足以
不朽
陶所曰烟雲之氣
繚繞筆端乃能現
此靈怪非雕蟲家

那智山瀑布

匡廬水簾曾耳聞。那智瀑布今目擊。貴耳賤目我豈
敢。我挾我眼懸翠壁。翠壁丹霞縹緲間。天傾河漢濯
孱顏。奇態橫出難狀寫。詩手頻又不暫閑。有如虹懸
蛟龍挂。激雷劈山驟雨快。落絮飄風雪漲空。帝唾飛
珠僊墜珮。旭日射之光陸離。又現美人窈窕姿。吾畜
兩眼六十歲。平生未見如此奇。名勝亦自有等位。論
品不甘居第二。山有富士湖琵琶。瀑是那智可相比。
嗚呼今日人中誰是龍。雲將何處去相從。且看天下
無雙瀑布水。一洗平生芥蒂胸。

所可擬也

踰雲鳥山

雲間縹緲上崔嵬。鳥道凌空人馬哀。誰識武侯雲鳥陣。崢嶸化作此山來。

下九里峽

青崖曰九里峽。雖遜古崖川之奇。亦是天下名勝。以一絕惠之。恐為少恩。

輕舟如箭下清川。峰去巒來枕席前。坐閱橫披山水卷。瞥然過眼幾雲烟。

題徐福祠

青崖曰。議論的確。惇曰。君子國聖人。氓真是好對仗。魯直曰。語意並得。體勝。士固招飲作一等矣。陶所曰。圓穩典麗。

神山託跡有餘榮。憶起當初航大瀛。萬里來投君子國。一塵願作聖人氓。靈芝仙藥豈殊種。蓬島桃源非異情。同避狂秦君更遠。鳥能擇木眼分明。

確切時地第七句

牽搭第六句而下

格法高妙

青崖曰典雅稱題

陶所曰莊重有體

全是少陵家法

青崖曰化俗為雅

竹枝本色

陶所曰音調撲雅

陶所曰委婉入情

青崖曰卷木葉為

烟管加納諸平和

歌既言之貧婦代

驛夫則未經入道

陶所曰疎撲處却

自致其境可想

有馬花窟

伊特冊
尊陵也

怪石表靈窟。園陵鎮大荒。瓊矛探國土。天柱判陰陽。
神裔長垂統。夷首敢犯疆。野花薦時祭。遺德萬春香。

熊野道中雜詩

埔頭日夜望。郎還起倚闌。干飯熟前。烟霧冥濛天未
曙。白帆隱見蜜柑船。

善男善女幾雙雙。不拜神祠拜佛幢。唱讚滿堂聲似
湧。華山睿製入村腔。

木葉吹烟當銅管。鶉衣蔽體抵羅襦。可憐負婦亦充
役。險路荷擔代驛夫。

青崖曰三四新聲
陶所曰三四即是
進一步法

陶所曰淡淡寫來
多古趣

青崖曰一鯨潤七
鄉亦熊野俗諺

陶所曰狼阪鬼山
可安坐而行而却
奈世途之峻峭何
乎

青崖曰末句出人
意表

青崖曰詩境融和
有大平氣象比來

所希觀

陶所曰幾句之佳
游以此一絕收束
殊有餘情

到處樹梢羅網懸。家家衣食在漁船。平時却有滄桑
變。萬頃烟波即是田。

一隻鯨魚潤七鄉。漁夫誇獲氣揚揚。窮冬亦已作正

月。醉舞酣歌人欲狂。

漁鄉有大獲。輒置酒會飲。呼為正月。

烟水霞峯半月程。吟興簾捲賞春晴。老夫憑仗壯夫
力。狼阪鬼山安坐行。

柳色青青花氣香。春風處處酒帘揚。樊川詩境身經
歷。千里鶯啼送到鄉。

庚申晚秋

小浦潮僭評

卷中高見嶺諸篇。沈鬱雄摯。非老慣手不能也。

小詩卒然寓興。及涉應酬者。青崖君既評之。故予不贅一辭。

庚申稍秋

菊池定拜

余弱冠在江戶。辱知於拙堂先生。迄今三十年矣。今茲三月。先生偶為京攝之遊。余在浪華。詩酒周旋。殆無虛日。先生出其南游詩一卷。使余評閱。卷中傑作。縱橫跌宕。雄健無比。讀之。使人如躬經其境者。非今時雕蟲家作能擬也。佛頭塗穢之罪。請從末減。

辛酉杪春

池內奉時僭批

南紀之山水。不以幽溪小壑稱。而以大瀑鉅崑
顯。先生之詩。不竭思於近體片辭。而出力於古
風長篇。是知先生之詩。與南紀之山水。一而不
二。先生之詩。即南紀之山水。南紀之山水。即先
生之詩。故讀先生之詩。則雖不觀南紀之山水
可也。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 門人中内惇僭評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八終

平山政太郎書
江川八左衛門刻

跋拙堂先生南遊志藁本

先師拙堂先生齡已踰耳順。辭官遊近畿名山水以爲樂。每遊輒文以記之。此稿係遊南紀紀行云。既成。先生携手書藁本來。使顥評之。談未半。乃曰。何供酒遲遲也。妻孥狼狽僅方辯之。罵曰。俗酒俗肴。弗足澆吾胸中磊砢。愈醉愈罵。笑罵以爲下物。歡然至夜半而歸。後數日評畢。返之先生。先生使塾生寫之。原本則命藏于顥家。先生歿已二十年矣。出而讀之。當日音容恍然在目。追慕之情自不能已。況其手書乎。顥今齡亦踰耳順掛冠。而老懶不能足出戶庭。姑書此。

以自勉。明治十五年二月廿六日識于東京六番街
碧梧山房。

門人 川北長顯